

## 跟爸爸一起笑

(加拿大)毕万妮·辛克莱 孙宝成编译

几周前,我76岁的父亲做了左膝全膝关节置换手术。手术进展顺利,虽然医生说要住院5天,但他3天后就能离开。父亲接受了局部麻醉,能看到和听到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。

回到病房后,他笑着讲述听到锤子敲打、看到医生取出骨头的情景。他面带微笑,眼里闪着调皮的光,建议医生把锯子磨快,因为他们拉锯子时,他能闻到骨头烧焦的气味,这意味着锯子钝了。

他回到家,做治疗师教给他的练习,即使疼痛,也能笑着开玩笑说新的金属膝盖更重,很难抬起腿来,但他努力抬起来、弯曲、走动。

有一天,父亲助行器上的一个橡胶头坏了,为了不磨坏地毯或厨房地板,他去自己的工作室找新的橡胶头。时间有点长,我们开始担心,所以我出去看看他是否还好。我走进工作室,发现他坐在工作台旁的凳子上笑。我问他到底在干什么?他解释说,他换的橡胶头跟他

的助行器不配套,所以他正在换支架。妈妈5年前做双膝置换手术时使用的助行器看来顶部坏了,但支架比他的助行器上的要好。

我问这有什么好笑的。他说他被困住了,那些支架都不合适,现在他还不能把换掉的那条支架装上,没有助行器他就不能回家。

膝盖受损的爸爸坐在凳子上,双臂和双手都有残的我跟着他笑,不停地忙着。遇到的麻烦越多,我们笑得就越起劲。我们终于修好助行器,我们感受到身体上的疲惫和痛苦,但我们互相给予灵魂抚慰,还有慰藉心灵的记忆,我很幸运能和爸爸度过很多这样的时光。

你可以选择生活影响你的方式。你可以呻吟、叹息、自怨自艾、感受痛苦,或者,你可以专注于生活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之外的事情,找到幽默和积极的一面。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一课。如果时光能倒流,我能选择父母,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。

## 从牛排中悟出的道理

(美国)约瑟夫·沃克 孙宝成编译



人间有爱

妈妈是个好厨师。

不,我收回这句话,她是个杰出的厨师。她可以用一个小汉堡、几个土豆和罐装西红柿做一顿大餐,让深谙美食的大明星鲍比·弗莱都热泪盈眶。给她一份鸡肉……噢,想想我就流口水。她自制的辣椒酱首屈一指,她做的桃子罐头比糖果还好吃。有一次,我向妹妹凯西提出,只要她把妈妈做的最后一块烤面包片给我,再涂上妈妈自制的杏苹果酱,我宁愿给她铺床一周。

凯西不干,她更喜欢吃面包片,当着我的面,慢悠悠地吃——每咬一小口,都令我怒火上升。要是没记错,那天我曾想用拐杖杀死凯西。若是作案成功,只要让法官尝尝妈妈自制的面包和果酱,他就会裁定这种姐妹残杀是正当行为。

毫无疑问,大多情况下妈妈都是个杰出的厨师。

但是,在煎锅里放块牛排,她的烹饪水平就走向反面。她能把最好的、有着完美大理石花纹的牛里脊变成一大块蛋白质,味道和外观看起来与皮鞋不相上下。在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,她认为要好好款待我一番,煎了一块特别嫩的小牛排。结果,我胃痛得蜜月都没过好。

我胃不好?我认为不是。

几个月后,哥哥巴德带我去吃牛排,我一点儿也不期待。服务员端上牛排后,我惊讶地发现竟然香气扑鼻,吃一口我就明白了别人说

起牛排时充满激情的原因。我贪婪地吃掉自己那份,趁着哥哥去拿沙拉,我还偷吃了一口他的牛排。

我心满意足地拍着肚子对巴德说,“我一直认为妈妈是个杰出的厨师,但很难相信,她做的牛排和这些牛排来自同一种动物。”

“妈妈是个杰出的厨师。”巴德说,“但想想看,她在大萧条时期长大,你认为她多久能吃一次牛排?”

“大概不常吃。”我猜。

“可能没有吃过。”巴德说,“我小时候,爸爸在服役,我不记得吃过牛排。所以不能说她不是好厨师,只是她没有太多烹饪牛排的经验。”

所以,我妈妈在厨房有短板,我很难接受这个说法,尤其是在一个星期天,我们享用了妈妈做的一顿美妙无比的炸鸡晚宴。我突然想到,妈妈做不好牛排又怎样?“杰出”并不意味着“完美”,它只意味着“杰出”。桑迪·库法克斯是个杰出的投手,但他仍然输了87场比赛;达斯汀·霍夫曼是个杰出的演员,也有失败之作;有人说,帕瓦罗蒂偶尔会在低音区出现问题……我妈妈的牛排不好吃,但她依然是个杰出的厨师。

杰出,就是这样。

我们也是这样,有长处,也有短处。正因如此,杰出的运动员仍然要练习,杰出的演员仍然要排练,杰出的钢琴家仍在练习音阶。归根结底,我们还不够杰出,我们要努力在成功和失败中学习、成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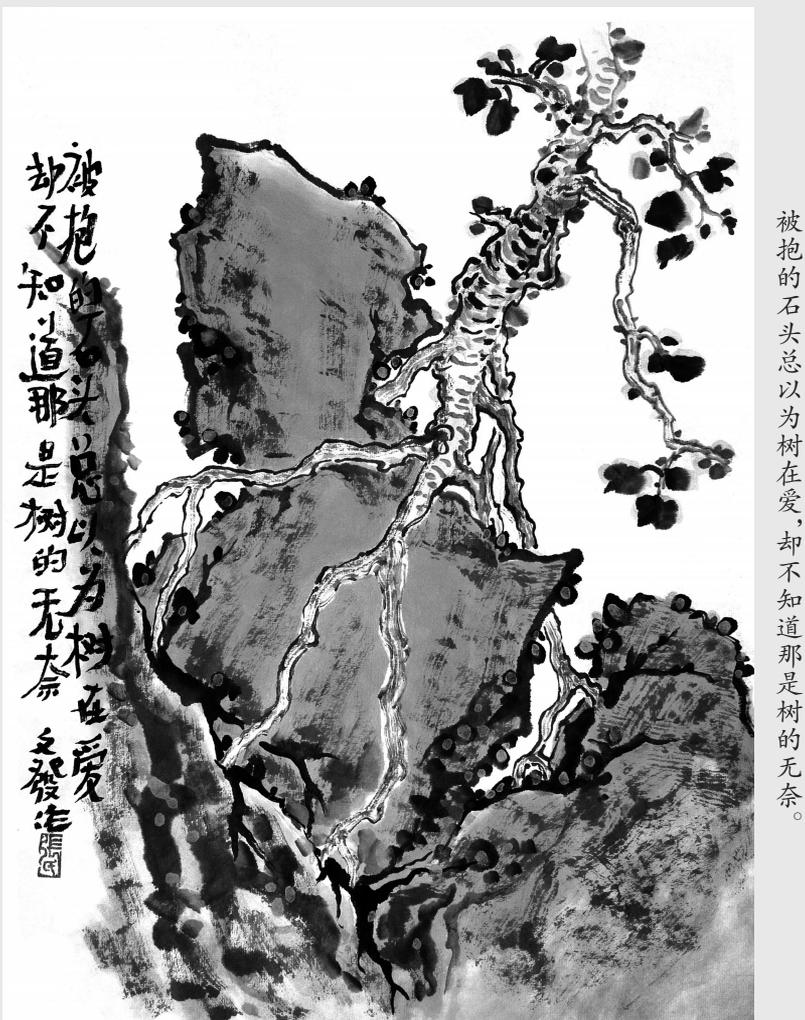
不过,我偶尔还会因妈妈的牛排胃痛。



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都说滥了,怎么就没人说:若是方向错了,越努力越糟糕呢?



半途一阵急雨,心情乱了旅行,不妨就地躲避,看取氤氲风景。



被抱的石头总以为树在爱,却不知道那是树的无奈。

文图/张文发